

笔随心动

# 站在新年门口

○宋扬

时光如白驹过隙,一天天,倏忽间,又是新春换旧年。站在新年的门口回首,那些人、那些事,让人感慨万端。

昨天,家族微信群里,侄儿发出报喜信息,说添了新丁,是一个8斤重的男孩。一个月前,侄儿的爷爷——我的伯父撒手人寰。伯父精神矍铄,有一把好手劲,我们几个不服气的晚辈常被他捏得嗷嗷叫。伯父的生命终结于一次意外事故——他在山坡上砍柴,不慎滑下山坡……伯父没能看到重孙的诞生。

突然的逝去与静静的新生,家族微信群的氛围混杂了悲戚与喜悦。我想起宗璞《紫藤萝瀑布》里的那句“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”,我们能做的,大概只能像宗璞一

样,让时光渐渐消解失去的悲哀,然后,以期待的目光迎接新的到来。

几兄弟中,我年龄稍小,几个堂哥嫂打趣我,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,仿佛我还是当年那个天天滚铁环、玩泥巴的弟娃儿,一下子就“升了级,当了爷爷”。我陡然体会到别人口中说的“人到中年”四个字的分量。在家,父母已老,子未成年;在单位,上有领导,下带新人,中年人的肩上扛着一副卸不下的重担。

岳父病逝后,我们把岳母接到城里住过一段时间。嫌弃城里住不惯,岳母坚持回了乡下老家。这一次,老毛病又找上了她,且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。手术不算大,但动刀的事,总让人揪心。妻弟请到假,岳母日前动了手术,我和妻愣是拖了三天后,才抽空赶回老家的县

人民医院。岳母躺在病床上,“回来啦,看把你们累得……”岳母微笑着看着我们。我们的泪禁不住往外冒——岳母理解我们请假不容易,她的宽慰,却让我们更为愧疚不安。一头是教室里睁大求知眼睛的学生,一头是病床上望眼欲穿的岳母。生活中,还有多少人与我一样两难?

遥忆2020年初的好长一段时间,疫情让我不能去学校上班。上网课之余,我把时间投入到自己钟爱的文字世界。那一年,我以自己上网课为素材创作的作品,发表于国家级纯文学期刊,并被多家报刊转载。真实生活的记录,让人们看到一位普通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战线上的抗疫行动。之后的2021年,我摆渡自己,也摆渡学生。我乐于把自己的小文与学生们分

享。学生们对老师的作品表示出极大兴趣。在我身先士卒的引领下,有几个孩子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。我把孩子们的作品打磨后投给报刊,偶尔发出一次,孩子们欢呼雀跃。我和孩子们都在文学中找到了快乐。

站在2022年的门口回首,一些亲人,一些往事,一份责任,一种情怀让人牵挂感怀。未来正在来的路上,畅想2022年,我愿岳母不再承受伤病的折磨,我愿家族的新生命茁壮成长,我愿和孩子们在文学创作的路上共同进步,我愿偶尔冒出的疫情阴霾彻底消散……

办公室外,银杏树早已只剩光秃秃的枝干。但我知道,三月的春风还会唤醒他们。无论悲戚或喜悦,我们总要振奋起来,跨进新的一年。

百姓故事

## 爱管闲事

○陈慈林

管闲事,说白了,就是把许多本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揽过来办。说好听点叫见义勇为,说难听点,杭州话就叫“轧是轧非”。过去一度虽属褒义,如今已贬远大于褒了。管闲事者大多因个性使然,亦有遗传因素,或者二者兼而有之。管闲事者在受助者眼里固然可敬可爱,但在不相干的人看来,纯属自寻麻烦,应该敬而远之。

说来惭愧,本人生来就是个爱管闲事的主儿,几十年来因管闲事遭遇过一些危险,也碰过钉子,有时还弄得灰头土脸,却至今不肯吸取教训,只要一见闲事,就忍不住想去管一管,也不顾是否有管的能力。

刚参加工作时在煤山长兴铁路管理处,某年夏天午休时,突然听到大喇叭传来“材料仓库起火”的呼声,从床上跃起,赤脚光膀拎起灭火器冲进火场,直扑起火点。万幸火很快被扑灭,否则一墙之隔那数百桶油漆,还有那几十枚在狂风暴雨中都燃烧不熄的报警火炬,是货真价实的“炸弹”,多年后想起还后怕无穷。

几年后调到原武康工务段,某年连续暴雨使段东侧原先只有二三米宽的余英溪,变成30多米宽的滔滔大河,随浪而下的水草和黄沙堵塞了固定在桥墩上的进水管。为尽快恢复通水,我腰上系根安全绳,一次次潜入水中,清除进水口杂物。突然,岸上传来阵阵惊呼,原来是只会游狗刨的冯姓青工也即兴下水,却被卷进桥堍的大漩涡……

岸上围观近百人,只发出阵阵惊呼声,却没人敢跳入水中救人。冯某在漩涡中沉浮,万一卷进滚滚洪流,就会有生命之忧。我来不及多想,解下系在腰间的安全绳,从漩涡边缘游近冯

某身侧,一面高声叮咛他别乱动,一面揪住他衣领,顺势拉出漩涡,拖往浅水区。此时岸上几名同事下来接应,把他拖到岸上,抬往卫生所检查……我精疲力竭还喝了几大口污水,事后不但没得到表扬,还被不了解情况的领导训了一顿。

到杭州二十多年来,碰到闲事仍忍不住出手。只是近年来扶起跌倒老人被讹赔偿的新闻时有所闻,管闲事风险增大、成本提高,因此也增加了一些自我保护意识:遇事以报警为首选。

几个月前路过一公交站,见一名七旬老妪手持石块敲击站牌,路人和候车者皆纷纷闪避,我忍不住又管上了闲事。但看她风烛残年,站立不稳,不敢靠得太近,站在一米外询问她是否需要帮助?老妪说:“我这事你管不了,须让警察来。”我乘势报警,警察赶到后,略问几句,就把她扶上警车带回派出所做笔录。临行老妪和警察同时向我道谢,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

管闲事有时也会闹笑话:前几天骑车途经杭州环城东路与艮山西路拐角处,突然从紧靠贴沙河畔的灌木丛中传来一阵孩童的哭声,好似受了很大委屈,也像正在受人折磨。哭声凄厉,使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来往路人听闻,都远远绕过这段灌木丛,我赶忙停住自行车,走近细看。也许是听到我的脚步声,哭泣声突然停止了。我停步屏声细听,几分钟后哭泣声再起。我打开手机视频,边走边拍,为报警保存证据。当我绕过灌木丛,循声走向哭声处时,只见河边站着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,手提一管唢呐,正鼓着腮帮子学吹。兴许是初学,发出的声音实在不敢恭维,听在耳中就像孩子的哭声,使大家虚惊一场。

他不能拒绝女朋友,可也不能有了女朋友忘了母亲呀。他原本想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,可想破了脑壳,也没想出来。最后牙一咬,硬着头皮给母亲打电话。

电话恰在这时响了,是母亲打来的。他笑道,妈,真巧呀,我正准备给您打电话呢。

微型小说

## 母子连心

○蒋玉巧

老家非常看重冬至,有“冬至大如年”之说法,再加上冬至是母亲的生日,这个节日对于家里来说,尤为重要。用父亲的话说,过年可以不回家,冬至这天必须回家。家认同父亲的说法,无论工作多忙,冬至那天他会义无反顾,风尘仆仆出现在家门口。今年他为难了。两个月前,字跟虹一见钟情,两人很快坠入爱河。没想到虹的母亲生日也是冬至,更没想到的是虹约他冬至上门,一是正式宣布他们的恋情,二是为准岳母庆贺生日。

他不能拒绝女朋友,可也不能有了女朋友忘了母亲呀。他原本想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,可想破了脑壳,也没想出来。最后牙一咬,硬着头皮给母亲打电话。

电话恰在这时响了,是母亲打来的。他笑道,妈,真巧呀,我正准备给您打电话呢。

哦,这叫母子连心啦。母亲笑。

嗯,嗯。妈,有事吗?没什么事。儿子,你先说。妈,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我有女朋友了。真的吗?儿子。妈,是真的。只是……他欲言又止。怎么了?儿子。妈,冬至日也是女朋友母亲的生日。我想……母亲连忙接过话,儿子呀,我正想跟你说冬至的事呢。你爸爸老了老了,反而没点正经,他说明天带我去旅游过生日呢。

妈,真的吗?

嗯。我不想,死老头子非逼着我去。

他如释重负,笑着说,妈,这是好事呀。你想想,旅游过生日多开心多浪漫呀。

他怎么也没想到,母亲是想告诉他,花了几天时间,终于学会包他最喜欢吃的鸡汤饺子。

友。她说,她也曾经是一位酷爱写作的文学青年。能够放下写作的时间和心境,生活为先,这是一种勇气。我很钦佩。

做团购团长,虽然无门槛,但小曾也并无优势。她没有小超市,没有冰箱冰柜,甚至住的地方,也只是租了农家的一间屋,但她不是等待客人上门自提,而是以送货上门的超值服务,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。

每次打开门,看到离新鲜的距离很近的蔬菜水果,小曾诚实热情的笑脸,还有她的宝贝女儿蹒跚学步的小葡萄,我的心里总是感动满满的。

这么励志的一对母女,我的同学也感动得隔空喊话——若不是要害小曾穿过整个城市送货,她真想把青菜萝卜每一单都下到小曾名下。

友善的邻居们把每一天都当作节日,送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关怀和温暖,就像在一个寒冷的夜晚,贺萍说要送我妈妈一顶帽子。当她听说她戴着的帽子很好看时,她立马把那带着她体温的帽子脱下来戴在我的头上……亲朋好友们也不时地问候、鼓励,及时伸出援手,他们全都是我生活中的加油站、充电宝,

为我的心力加持。

这一年,我遇见太多的好人好事,获得了太多的福利。我懂得了,当境况糟到不能再糟的时候,就会出现转机。而我遇见的那些人那些事,就是我的峰回路转,就是我的柳暗花明;我也学会了,后悔和遗憾全都是因为当时不够珍惜而生。就像安娜常常对我说的那样,我们现在虽然辛苦一点,吃力一点,但我们以后回想起来一定不会有遗憾;我更是明白了,所谓感恩,就是当别人有困难有求于你的时候,你要像每一位敬业尽责对你好过的人一样,不要吝啬自己的耐心和温度。

妈妈说,太阳出来了,再冷都不怕。我看到我的脸上金光闪闪放着光,不是因为我有钱多金,而是有太多的亲朋好友以他们阳光一样的忠告、鼓励、赞赏为我的脸上贴金,就像我妈妈忘记吃过什么,说“反正我吃了你做的很好吃的东西”;她忘记了我的粗糙、大条、笨拙,只对我做的每一件小事感激,大声地说:“我在享福!”

阳光正好,我的脸在阳光下闪闪放金光,那是幸福在闪烁。而我坚信,明天的阳光一定会更好!

感恩时分

# 幸福在阳光下闪烁

○王珍

阳光正好,我在阳光下盘点2021年一年来所遇到的温暖的人和事。

年初,年近九旬的老父亲病危,碰到了一群起死回生的救星,我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,只知道他们叫医生、护士。

我一直记得我在为病床上失禁的爸爸不停地擦洗时,一位美丽的小护士很严厉地呵斥:“你就不会轻一点吗?没看到他的皮肤都这么红了,擦破了会感染的!”惶恐和感动一直留在了我的心头:她的病人,她的亲人!我这个亲生女儿有差距了。

我的良师益友、心灵导师阿雅,给我的安全感一直在线。她一次次即时的心理干预和具体的帮助,征服了我的焦虑。我们的友情也从线上转到了线下。

杭州市七医院的罗烈岚医生,除了精心地给我的父母治病,还悉心教会我怎样做好患者的家属。她惯有的轻言细语,很是抚慰心灵。正是因了罗医生这样医术精湛、医德高尚的仁心医者,把医院打造成了心灵家园。

2022年1月1日

责任编辑:郭建生

E-mail:gjs1962@sohu.com 电话:81916093

绿水青山

## 黄岩有座布袋山

○李建军

变幻为幽静的树影

它的手指  
弹奏闪电雷鸣的音韵  
让钢铁与大数据  
旋转为扑棱棱的鸭群

像亮晶晶直击灵魂的鸟鸣  
寻觅人生表达清晰的词根  
浓云迷雾晃动布满黑斑的脸  
被它坚定不移的信仰一洗而净

云雾的收藏家掀开面纱  
阳光巨大的种子撒在山谷里  
生产枫、翠竹、红豆杉  
生产幻石、奇崖  
生产溪流、瀑布、笛声……

溪瀑露出洁白的牙齿  
像展翅欲飞的鹭群  
加入合唱、朗诵的队伍  
还有野鸭、白鹅和喜鹊  
还有诗音、车鸣和爆竹声

流水带走半紫半绿的时光  
石阶通向半明半暗的未来  
月芽像童年的伤口  
太阳是暮年的勋章  
像弥勒佛似的山谷里,所有的事物  
都触摸一个像透明皂般的天空

往事如烟

## 记忆中的小学

○余喜华

悼念结束后学校才复课。

我的小学,是在村校里读完的,我们村的村校,竟然是个完校,这在当时,在全乡,都是极其个案的。因我们村人口较多的缘故吧,人口多,适龄学童就多,我上学时全村有1000余人。我们村是由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,分别叫东江、东园、西洋。并村应该在新政权建立初期,村名原先叫“三社村”,后来改叫“火炬村”,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,沿用至今。

我入学时,学校设在村部办公楼,木结构的二层楼房,半新旧,应该是解放后建造的。那时许多学校都设在宗族祠堂内,而我们村虽是大村,且单一姓氏,但余姓在全乡是大姓,遍布周围四五个村庄,人口五六千,余氏祠堂建在乡政府所在地的螺洋街,这个祠堂是乡中心小学和我后来初中的共用校址。

村部位于东园,三个自然村的中间,离我家有十几分钟的路程。上下两层的村部办公楼,被分割成几个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,当然还要留一间作为村部办公用。每个教室只能坐30人左右,所留通道狭窄,上下课进出得挤。木楼梯、木篮板,课间如果楼上激烈跑动,楼下的教室就会震下一蓬蓬的灰尘。

另有一间教室,设在村部西边的一排平房里,中间隔着两间民房。这排平房,我坐过三天,那是我正式上学的头一年,我已6周岁,搁到现在应该符合入学年龄,但那时不行。大概我个头在同龄人中不算小,父母就在那年送我入学,一年级的教室设在这排平房里,课桌是有凳子的,凳子不够用,我是自带凳子去的,到了第三天,老师发现我年龄不够,把我打发回家了。

正式入学没几天,敬爱的毛主席逝世了,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,我们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悲痛。学校停课了,村部前面的晒场上摆上许多白色的花圈,大楼前的高音喇叭里整天不间断地播放着揪人心弦的哀乐,村里男女老少排着队到村部里设的灵堂前默哀、鞠躬。悼念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月,



新年快乐

沈光祖 剪纸